

李賀年譜

清華學報 十卷四期

MG
K 82526
Lx

李賀年譜

朱自清

李賀，字長吉，唐宗室鄭王之後。

兩唐書皆云然。(1) 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，自稱唐諸王孫李長吉；仁和里雜叙皇甫湜有‘宗人貸宅荒厥垣’宗孫不調為誰憐’之句，許公子鄭姬歌有‘為謁皇孫請曹植’之句‘宗人’‘宗孫’‘皇孫’‘曹植’皆自謂也。

鄭王有二：鄭孝王亮，高祖從父隋海州刺史武德初進封鄭王。(2) 鄭王元懿，高祖第十三子，貞觀十年，改封鄭王。(3) 新書稱元懿為鄭惠王，‘惠’者元懿諡也，又謂唐時稱元懿後為小鄭王後，亦曰惠鄭王後，以別鄭王亮；(4) 宗室世系表中復稱亮為大鄭王房。舊書雖均稱鄭王，然於大鄭王後，追叙世系，至於大鄭王子淮安王神通而止，不及大鄭王；(5) 殆以世遠名微不足增重故歟；其於小鄭王後，則舉鄭王元懿或‘宗室鄭王元懿’。(6) 新書於大鄭王後，亦溯至大鄭王次子襄邑王神符而止；(7) 其於小鄭王後，則舉鄭惠王元懿。(8) 間亦曰‘鄭王元懿’。(9) 兩唐書之於二王，其分別略如此。

(1) 舊唐書一三七，新唐書二〇三。

(2) 舊唐書六十。

(3) 舊唐書六十四。

(4) 新唐書七十九。

(5) 舊唐書十二李靈李真傳。

(6) 舊唐書一三一李勉傳，一七六李宗因傳。

(7) 新唐書一三一李程李石傳。

(8) 舊唐書一三一李勉李返傳。

(9) 新唐書一七四李宗因傳。



舊書謂賀爲宗室鄭王之後，曰‘宗室鄭王’而不名，新書謂‘系出鄭王後’，亦不名，皆以別於元懿，其理甚顯。是賀當出於大鄭王。田北湖氏亦持此見而無說；又謂大鄭王子孫多留東都，⁽¹⁰⁾亦無據。王禮錫氏則謂說鄭王便是大鄭王；如說漢書便是前漢書。又舉宗室世系表標目，謂賀若出小鄭王房，必稱系出惠鄭王。⁽¹¹⁾說雖少疏，實爲有見。閻崇璠君作李長吉年譜，⁽¹²⁾獨主賀出小鄭王後，然其說難自樹立。⁽¹³⁾

居河南府福昌縣之昌谷。

福昌本爲宜陽，因隋宮爲名，西十七里有蘭昌宮；有故隋福昌宮。⁽¹⁴⁾西南三十四里有女兒山。⁽¹⁵⁾蘭香神女上天處，遺几在

(10) 昌谷別傳非述，見國粹學報四十三期。

(11) 王禮錫李長吉評傳二十三，二十四面。

(12) 本校二十二年度畢業論文。

(13) 閻君謂兩唐書於小鄭王後，俱標出‘鄭王’字，與說大鄭王後異，此爲文例。然所引諸傳‘鄭王’下皆繫‘元懿’，無單稱者。閻君爰舉舊書一七六李宗園傳云：

自天寶限難之後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，唯‘鄭王’曹王子孫耳。奕簡再從季父玢、四公勉，德宗朝宰相，奕簡諸弟奕莖、奕則、奕範皆登進士第。宗園弟宗舟，宗舟子深、湯，累官至給事中，咸通中謫更，深聞，知名於時。

謂是‘鄭王’單稱，以指元懿之說。但賀傳係稱‘宗室鄭王’而不名，與單稱‘鄭王’異。而新書七十宗室世系表之末，明以‘鄭王房’與‘小鄭王房’對舉，其賀傳所云‘系出鄭王後’，更爲大鄭王無疑也。聞諸用力甚勤，本篤他處頗有榮錄，附此致謝。

(14)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五。

(15)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五。

焉。(16) 昌谷水亦在縣西,與甘水俱流注於洛水。(17) 昌谷在縣之三鄉東,(18) 隋故宮北,(19) 與女兒山嶺阪相承。(20) 其地依山帶水,有南北二園,桑竹叢生焉。(21)

賀嘗有詩憶‘昌谷山居’,(22) 又有春歸昌谷詩、昌谷詩等。昌谷詩盛稱其地景物之美,風俗之厚。其云‘遙耜相歷蠶顏綠愁墮地’(23)者,女兒山也;‘待駕棲憊老,故宮椒壁圯’云云,福昌宮也;‘紆緩玉真路,神娥蕙花裏,則當爲蘭香神女廟。(24)

昌谷不著於地書。明曾益註憶昌谷山居詩,謂在隴西。蓋以唐書原出隴西,賀既宗孫,又有‘隴西長吉摧顏客’刺促成紀人’(25)等語,遂意其居隴西耳。然賀自長安歸昌谷,則曰‘發軔東門外’,又曰‘今將下東道,祭酒而別秦’(26)在京思家,則曰家山遠千里,雲脚天東頭’,又曰‘犬書曾去洛,鶴病悔游秦’(27)自家詣京,

(16) 宋晏正子箋註劉辰翁評點李長吉詩三園香神女廟詩中‘元註’。此係夾註,與劉評他詩式同,當即劉註。

(17)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十卷元折註。

(18) 全上王原註。

(19) 南園詩云,‘宮北田園曉氣清’。

(20) 吳鑑劉評李集三,題香神女廟詩‘元註’。

(21) 見南園十三首,昌谷北園新筍四首。

(22)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。

(23) 本篇引賀詩,均據影印宣統本李賀詩集。

(24) 參用清王梅蕪解說。

(25) 道龍跋大徵崇贈詩及昌谷詩。

(26) 見春歸昌谷詩及出城別張久新李漢詩。

(27) 見遊義里游雨詩及始爲奉禮詩。

則曰‘又將西適秦’⁽²⁸⁾皆謂昌谷在京師東，又近東都也。其曰‘隴西’成紀者，亦以誇其郡望，示人身爲皇孫而已。宋張耒有歲暮 禱昌懷古李賀宅詩，又有秦游昌谷訪長吉故居詩⁽²⁹⁾，亦可證昌谷所在。⁽³⁰⁾

父晉肅，邊上從事。

韓愈諱辯及兩唐書本傳均謂賀父名晉肅。太平廣記⁽³¹⁾二百二引五代王定保摭言，謂名晉肅，邊上從事，‘肅字當誤。

母夫人鄭氏。

見太平廣記四十九引唐張翮宣室志。新書本傳云：

(賀)每旦日出騎弱馬，從小奚奴，背古錦囊。遇所得書投囊中，未始先立，願然後爲詩，如他人牽合程課者。及暮歸，足成之。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，過亦不甚省。母使婢探囊中，見所書多，即怒曰：‘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！’⁽³²⁾

姊嫁王氏。⁽³³⁾

李商隱李賀小傳云：‘長吉姊嫁王氏者，語長吉之事尤備。

弟猶。

賀有示弟詩勉愛行二首，送小季之廬山，又題歸夢詩云：‘長安風雨夜，書客夢昌谷。怡怡中堂笑，小弟裁凋葉。’名猶則始見於徐渭董懋策唐李長吉詩集，即在示弟詩題下增一字。此

(28) 見自昌谷到洛後門詩。

(29) 宋詩鈔及困學紀聞二十。

(30) 以上多用田北湖氏說。

(31) 據影印明錢謙刻本，後同。

(32) 當是據李商隱小傳而頗有別裁(詳後)故引之。

(33) 馮浩樊南文集詳註八卷即賀同游王參元所娶，殊嫌附會。

本云是依宋上黨鮑欽正刻本實亦不盡然。(34)然宋本賀集今猶存蜀本宣城本。(35)皆無此字。

妻某氏，無出。

賀出城詩云，

雪下桂花稀，啼鳥被彈歸。關水乘驢影，秦風帽帶垂。入
細誠萬里，無印始堪悲。卿卿忍相問，鏡中雙淚姿。

王禮錫氏據此詩‘卿卿’二語，謂賀有婦。(36)是也。咏懷之一云，‘彈琴看文君，春風吹鬢影’，亦可資佐證。杜牧李長吉歌詩敘述沈子明語，謂賀復無家室子弟，得以給養，郵問‘疑其時鄧夫人及賀妻均已亡歿，賀又無子，故沈云云也。

族兄數輩。

見於詩者三人，曰二兄，曰正字十二兄，曰十四兄。詩各一見：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，秋涼寄正字十二兄，潯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是也。知為族兄者，以賀與諸人跡甚疏，詩語亦不親切故。(37)

賀細瘦，通眉，巨鼻，長指爪。能苦吟疾書。

見李傳及巴童答詩。詩云，‘巨鼻宜山褐，廬眉入苦吟’，‘廬眉’即‘通眉’，俗所謂‘濃眉’也。王禮錫先生以為白黑相雜，非是。

德宗貞元。六年庚午(七九〇)賀一歲

賀當生於是年。

杜牧李長吉歌詩敘作於文宗太和五年(八三一)十月。(38)叙

(34) 書中題辭云如此。

(35) 蜀本影印本，在續古逸叢書中，宣城本，臨邛室影印。

(36) 詳卷三十七函。

(37) 此節采聞譜。

(38) 見序中。

中謂‘賀生二十七年死矣’又謂‘賀死後凡十五年，⁽³⁹⁾京兆杜牧爲其敘’。自太和五年(八三一)上溯十五年爲憲宗元和十一年(八一六)賀當於是年死。更依中土計齒常例上溯二十七年爲德宗貞元六年(七九〇)賀當於是年生。⁽⁴⁰⁾

李傳謂賀生二十四年，舊書採其說；新書則從杜叙；太平廣記引賀室志亦云卒年二十四，當亦據李傳。然沈亞之序詩送李膠秀才⁽⁴¹⁾有云‘賀年二十七，官卒奉常’。亞之與賀爲友，⁽⁴²⁾其言宜可信。李說最晚出，雖引賀姊語，疑得諸傳聞，不免譌誤也。

是年韓愈二十三歲，後爲賀作諱辯。皇甫湜十四歲，⁽⁴³⁾後於賀亦頗加推引。賀嘗爲二人作高軒過詩。

(37) 四部叢刊本(據明鈔本)樊川文集及明朱一曼刻杜集，均作‘十某年’。然本校所藏元刊文統九十三，及明歷歷本文苑英華七一四均作十五年，宜可信。

(40) 董純撰註昌谷集凡例一，謂賀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(八一七)，馮浩樊南文集詳註亦持此說，皆以死後第二年爲第一年，非是。

(41) 四部叢刊本沈下賢集九十三葉。此條及注四三，承閻一多先生指示，謹謝。

(42) 賀有送沈亞之之賦。

(43) 姚鼐撰翰堂筆記三十三，‘韋處厚原湜子宰相嘗云，‘前進士皇甫湜，年三十二，此疑(湜)試賢良方正之時也’。按處厚原名愷，元和元年(八〇六)與湜俱及進士第，同年登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’科。湜試賢良方正科在元和三年(八〇八)，(以上均據趙徐松登科記考十六，十七，南齊書嚴粲本，處厚當於是時爲之延譽也。以是年三十二計之，本年當爲十四歲。

貞元七年辛未(七九一)二歲。

貞元八年壬申(七九二)三歲。

貞元九年癸酉(七九三)四歲。

是年元稹十五歲，兩經擢第。(44)

貞元十年甲戌(七九四)五歲。

貞元十一年乙亥(七九五)六歲。

貞元十二年丙子(七九六)七歲。

新書本傳云，

七歲能辭章。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。過其家，使賀賦詩，援筆輒就，如素構，自目曰‘高軒過’。二人大驚。自是有名。

太平廣記二〇二引摭言亦云，

賀年七歲，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。時韓愈皇甫湜賢賀所業，奇之，而未知其人。因相謂曰：‘若是古人，吾曹(有)不知者；若是今人，豈有不知之理！’會有以瑑虛行止言者，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。既而總角荷衣而出。二公不之信，因而試一篇。賀承命，欣然操觚染翰，旁若無人，仍目曰‘高軒過’，曰‘華裾云云’。二公大驚。遂以所乘馬，命聯轡而還所居，親為束髮。

高軒過詩題云：‘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，因而命作’。按是年愈未為員外，(45)湜亦尚未擢進士第；且詩有‘秋蓬’‘死草’‘垂翅’等語，亦不當出於七齡童子之手。(46) 餘詳後。

貞元十三年丁丑(七九七)八歲。

(44) 新書一六六。

(45) 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(《尊雅堂本》)三，是年秋為注州觀察推官。

(46) 此說疑者甚多。馮道《樊川文集》卷八即嘗辯之。

貞元十四年戊寅(七九八)九歲。

貞元十五年己卯(七九九)十歲。

貞元十六年庚辰(八〇〇)十一歲。

貞元十七年辛巳(八〇一)十二歲。

貞元十八年壬午(八〇二)十三歲。

貞元十九年癸未(八〇三)十四歲。

杜牧生。(47)賀死十五年，牧爲作歌詩叙。

貞元二十年甲申(八〇四)十五歲。

以樂府歌詩名於時。

新書二〇三李益傳云：‘益故宰相揆族子，於詩尤所長。貞元末，名與宗人賀相埒。每一篇成，樂工爭以賂求取之，被聲歌，供奉天子。’兩唐書賀傳亦謂其長于歌，樂府數十篇，雲韶樂工皆合之絃管。然沈亞之序詩云：

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。其所賦不多，怨鬱悽黯之功，誠以蓋古排今，使爲詞者莫得偶矣。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。賀名溢天下，年二十七官卒，奉常。由是後學爭踵賀，相與綴裁其字句，以媒取價。嗚呼，賈諷合韻之勳益遠矣。

審是則兩唐書所記雲韶樂工皆合之絃管等語爲不實矣。然亞之此文，似於賀及當世作者不無微詞，味所引末句及上文，‘近世學者之詞何爲不聞充陳於管絃’之間，可見疑所言或過其實也。(48)按賀詩實可歌，申胡子樂歌序云：

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。朔客大喜，擊觴起立，命花娘出幕。

(47) 據遺錄大野歷年錄一。

(48) 宋王均碧羅設志亦疑沈說，見學海類編本六葉。

徘徊拜客。吾問所宜，稱善平弄。於是以弊配聲，與予爲養。

又花遊曲序云：

寒食諸王妓遊。賀入座，因探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，與妓彈唱。

則兩唐書云云，固未必盡誣。抑花遊曲序復足證賀以樂府得名，不獨其詞‘蓋古排今’，亦其能‘備聲絃唱’也。所謂‘備聲絃唱’，初不必全篇入樂。孟榮本事詩記梨園子弟歌李燾汾陰行末四語，爲玄宗所賞，是其例。勞築歌花遊曲皆賀以後所作。時賀似尙居昌谷，未詣京，其歌詩傳播，當是由東都而西。賀亦頗自負其樂府，申胡子粲歌序略可見。又公莫舞歌序謂‘南北樂府率有歌引，賀陋諸家，今重作’云云，尤爲露才揚己。今集第四卷及外集中多樂府詩。

賀樂府歌詩，蓋上承梁代宮體，下爲退庭筠李商隱李羣玉開路。詳宮體之勢，初唐以太宗之好尙，一時甚盛；至盛唐而寢衰，至賀而復振焉。(49) 蓋唐人好詞，杜甫以議論入詩，又時以文爲詩，願不爲當時所重，選家多不之及，即元稹亦祇推其排律，至宋初楊億，猶目爲‘村夫子’，此中消息可知。賀旣以詞爲主，(50) 用奇僻濟宮體浮豔之窮，其還自會稽歌金銅仙人辭漢歌又有如杜牧所稱‘求取情狀，離絕遠去’者，則其見重於世，蓋自有故。抑唐人承六代遺習，極重樂府歌詩——俗官妓女亦往往取文人所作譜入管絃，世所傳旗亭畫壁，是其事也。則賀之以樂府知名，蓋亦當日風氣使然。(51) 於時張籍王建皆以工樂府聞，惟

(49) 胡小石 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一六八、一六九、二四四面。

(50) 宋 孟榮 本事詩上。

(51) 胡適 白話文學史十二卷論此風氣甚詳。

張所作多存諷諭之旨爲異。

順宗永貞元年乙酉(八〇五)十六歲。

憲宗元和元年丙戌(八〇六)十七歲

時鬢已斑白。

春歸昌谷詩云，終軍未乘傳，顏子髮先老。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，見家語。漢書六十四終軍傳，軍年十八，至長安上書言事。武帝異其文，拜爲謁者給事中，使行郡國，建節東出關，所見便宜以聞。乘傳當指此。未乘傳謂未及終軍乘傳之年，蓋賀髮白於十八以前也。(52)

綠章封事詩疑作於是年。

新書三十六五行志謂本年夏浙東大疫，死者大半。詩題云，爲吳道士夜醮作詩云，虛空風氣不清凉，短衣小冠作塵土。按洛陽伽藍記二景寧寺條載元暉嘆陳塵之曰，吳人之鬼，住居建康，小作冠帽，短製衣裳，自呼阿儂，語則阿傍云云。疑短衣小冠作塵土，即指浙東死者。詩中有六街字，殆在東都設醮也。

元和二年丁亥(八〇七)十八歲。

至東都，以歌詩謁韓愈。

唐張固幽閑鼓吹(顧氏文房小說本，後同)云，

賀以歌詩謁韓吏部。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。送客歸，極困。門人呈卷，解帶旋讀之。首篇雁門太守行曰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却撥帶，命邀之。

據洪興祖韓子年譜及方棊卿附錄，愈以去年夏爲國子博士，本年秋分司東都。賀來謁當在是時，按蘓昌在東都西一百五十

(52) 經傳四十圖。

里，(53)往來甚易也。然此文與摭言所記高軒過詩故事頗不合；彼謂賀始識韓在作詩時。小說固難盡信，姑並存之。

丁外艱疑在是年。

太平廣記二〇二引摭言謂賀年未弱冠，丁內艱。但據李傳及廣記引宣室志，賀死時，太夫人固及見。田北湖氏以爲當是外艱之誤，理或有然。賀以元和五年(八一〇)應進士舉入京(詳後)，其時當已服闋，而摭言云‘年未弱冠’，當去冠年甚近，故疑在是年。

是年賀所與游者，(54) 王參元 楊敬之 權璩 登進士第。(55) 柳宗元有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，書史會要工於翰墨類中有王參元名。(56) 楊敬之，字茂孝，擢第後爲右衛曹參軍。官卒連州刺史，新書一六一有傳。權璩，德輿子，字大珪，歷監察御史，有美稱。官至中書舍人。新書一六五有傳。賀後有出城寄權璩 楊敬之詩。

元和三年戊子(八〇八)十九歲。

黃洞蠻詩當作於是年。

據新書及通鑑，(57) 真元 元和間黃洞蠻爲寇凡三次：一在貞元十年(七九四)，賀才五歲。一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(八一六)是年賀死。一在本年五六月。通鑑記其事云：

(五月)西原蠻酋長(新書稱爲黃洞首領)黃少卿請降。六月癸亥，以爲歸順州刺史。

(53) 元和 野蠻志五。

(54) 據詩中所見及李德所記。

(55) 據登科 照考十七。

(56) 據泣 登 格 題 錄 唐 尚 書 郎 袁 省 郎 宜 石 桂 頤 名 考 十一。

(57) 新書 二二二下，通鑑 二三四，二三七，二三九。

然未幾復叛。(58) 賀詩作於本年爲近理當在六月後。

元和四年己丑(八〇九)二十歲。

在東都。韓愈皇甫湜相過，賀爲作高軒過詩。

詩題語已見，詩云：

華裾織翠青如葱，金環壓轡搖冬瓏。馬蹄殷耳聲隆隆，入門下馬氣如虹，東京才子文章公。二十八宿羅心胸，九精照耀貫當中，殿前作賦聲摩空，筆補造化天無功。廡眉書客感秋蓬，誰知死草生華風。我今垂翅附冥鴻，他日不羞蛇作龍。

詩明言東京，故知賀是年在斯。洪譜考愈於本年改都官員外郎，守東都省。(59) 附錄謂愈除都官爲六月十日，則過賀當在其後。

皇甫湜以元年(八〇六)擢進士第。(60) 去年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‘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’，對策侮宰相，(61) 牛調伊闕尉，李洛陽尉。(62) 新書本傳謂湜爲陸渾尉當亦在此時。(63) 牛李後皆遷監察御史，湜當亦爾。監察御史十五人，屬御史臺，正八品下，掌分察百寮，巡按州縣，(64) 衆呼‘侍御’。(65) 巡按分十道，本年湜之至東都，當即爲巡按來也。

愈湜甚負時譽，東京才子文章公殆非諛詞而已。其過賀

(58) 新書二二二下。

(59) 洪譜五。西造吳甫集評註八(通行本十八葉)亦據此謂愈與皇甫湜相過，必元和四五年事。

(60) 據登科記考十六。

(61) 舊書十四監宗紀。

(62) 新書一七四。

(63)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四，十四葉。通行本。

(64) 新書四十八百官志。

(65) 唐趙璘因話錄五，釋海本。

足爲增名不少，賀之感激可知，故有秋蓬生風，附鴻作龍之語，信其能相推引也。撫言記牛僧孺事云：

韓愈皇甫湜，一代‘龍門’。牛僧孺携所業謁之。其首篇說樂，韓始見題，即捲卷問曰：‘且以拍板爲什麼？’僧孺曰：‘樂句’。二公大稱賞。俟其他適，訪之，大書其門曰：‘韓愈皇甫湜同訪’。翌日，遺闕以下，咸往投刺，因此名振。(66)

觀此可見當時風氣一斑。

是年張徹登進士第。(67)

徹爲韓愈門下士，又其從子婿。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，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，罵賊死，贈給事中。事詳愈所爲墓誌中。(68)
賀後有酒罷張大徹索贈詩、涿州張大宅被酒二詩。

元和五年庚寅(八一〇)二十一歲。

是年韓愈爲河南令。(69)賀應河南府試，作十二月樂詞，獲薦。冬，舉進士入京。

唐鄉貢進士由京兆河南太原鳳翔成都江陵諸府送者爲府試，多差當府參軍或屬縣主簿與尉爲試官。(70)學者皆懷牒自列於縣。試已，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，設資主，陳俎豆，備管絃，性用少牢，歌鹿鳴之詩，因與耆艾叙少長焉。(71)

是年韓愈有燕河南府秀才詩(得[生]字)云：(72)

(66) 歐陽本。

(67) 據登科記考十七。

(68) 五百家注三十四。

(69) 洪譜五。

(70) 據登科記考凡例六條。

(71) 類書四四選舉志。

(72) 五百家注四。

吾皇紹祖烈，天下再太平。詔下諸郡國，歲貢鄉曲英。
 元和五年冬，房公 (73) 尹 東京。功曹上言公，是日當登名。
 乃選二十縣，試官得鴻生。羣儒負已材，相賀棟擇精。
 怒起簸羽翮，引吭吐鏗聲。此都自周公，文物繼名聲。
 自非絕殊尤，難使耳目驚。今者遭震薄，不能出聲鳴。
 鄙夫忝縣尹，愧慄難爲情。惟求文章寫，不敢妬與爭。
 還家勅妻兒，具此煎魚烹。(74)柿紅葡萄紫，肴果相扶漿。
 芳茶出蜀門，好酒設且清。何能充歡宴，庶以盛厥誠。
 昨聞詔書下，樞公 作邦楨。丈人得其職，文道當大行。
 陰風攪短日，冷雨澀不晴。勉哉戒徒馭，家國選子榮。
 叙鄉貢事甚詳。田 北湖氏謂愈爲舉主；觀此知舉主蓋河南尹
房式，非愈也。惟愈嘗與賀 書，勸其舉進士，見諱辯。

或毀賀 曰，「父名晉肅，子不得舉進士」。韓愈爲
 作諱辯，然賀 卒不就試，歸。(75)

諱辯曰：

賀舉進士有名。與賀爭名者毀之曰，「賀父名晉肅，賀不舉
 進士爲是，勸之舉者爲非。聽者不察也，和而唱之，同然一
 辭。皇 重溥曰：「若不明白，子與賀且得罪！」

文中舉「二名不偏諱」及「不諱嫌名」之條，謂「考之於經，質之於律，稽
 之於國家之典，賀舉進士，宜可無諱。按應進士舉與就進士試
 非一事，一鄉貢入京，一赴禮部試也。鄉貢進士例於十月二十

(73) 房式，見五百家注。

(74) 進意 謂解送之日，行鄉飲禮，牲用少牢，以官物充。諱此知亦
 不違然。

(75) 新書本傳作「卒亦不就舉，非」，詳後。

唐康駢劇談錄(學津討原本)云:

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，韓文公深所知重。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，由此聲華籍甚。時元相國稹年老(少)，以明經擢第，亦攻篇什。常願交結賀。一日執贊造門，賀攬刺不容，避令僕者謂曰，‘明經擢第，何事來看李賀？’相國無復致情，慚憤而退。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目，當要路。及爲禮部郎中，因議賀祖禰諱進(晉)，不合應進士舉。賀亦以輕薄，時輩所排，遂成轆軻。文公惜其才，爲著諱辯錄明之。然竟不成事。

按元稹明經擢第，賀才四歲。(見前)事之不實，無庸詳辯。抑兩唐書稹傳僅謂其穆宗長慶初擢祠部郎中。祠部郎中雖亦屬禮部，然所掌爲祠祀享祭天文瀛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，與禮部郎中掌禮樂學校等事者異，⁽⁸²⁾昧者不察，遂張冠李戴耳。然唐時明經進士二科同爲士子所趨，而明經較易，入較多，故進士尤貴；此文雖不實，亦可見風氣也。

是年冬，自京歸里。

有出城詩，已見，以‘啼鳥被彈歸’爲喻，‘無印自堪悲’矣。

元和六年辛卯(八一—)二十二歲。

爲奉禮郎當在是年。

據示弟詩及勉愛行之二，賀在京師三年，又據客游詩，遊趙三年，(均詳後)而賀死於元和十一年(八一六)；依此推算，其爲奉禮郎不能晚於是年。是年韓愈入爲行尚書職方員外郎，⁽⁸³⁾或當與賀偕，賀之得官，或亦愈爲之地也。賀有始爲奉禮憶昌

(82) 新書百官志。

(83) 洪譜六。

谷山居詩，句云，‘小樹聚花春，知在春時。

奉禮郎屬太常寺，從九品上，掌君臣版位，以奉朝會祭祀之禮。宗廟則設皇帝位於庭，九廟子孫列焉，昭穆異位，去爵從齒。凡樽彝勺幕，篚坩簠簋，登鉶籩豆，皆辨其位。凡祭祀朝會，在位拜跪之節，皆贊導之。公卿巡行諸陵，則主其威儀鼓吹而相其禮。(84)

唐選人之制，六品以下，須集而試，先試‘書’‘判’，繼察‘身’‘言’。(85) 王鳴盛疑賀以恩蔭得官，(86)近之。新書選舉志，太廟及郊社廢郎即以蔭子爲之，然亦須應試，賀之爲奉禮郎，殆亦由斯道也。然實不樂此。是年冬贈陳商詩記其事云：

風雪直齧掠，墨組貫銅綬。臣妾氣態間，唯欲承箕帚。天
眼何時開，古劍庸一吼。

憤鬱之情如見。賀屢以劍自比，出城寄權璿楊敬之詩云，‘自言漢劍當飛去’，走馬引云，‘我有辭鄉劍，玉鋒堪截雲’，皆不甘居人下之意。

陳商，字述聖，見詩。元和九年（八一）進士擢第。武宗時，權知禮部貢舉。官至秘書監。許昌縣開國男。卒於宣宗時，贈工部尚書。(87) 韓愈有答陳商書，(88)云，‘今舉進士於此世，求祿利行道於此世，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，得無與操墨立齊門者比歟？’正詩所謂‘學爲藝，藝文，時人責衰偶也。

四月，居崇義里，與朔客李氏對舍。

(84) 新書百官志文。

(85) 新書四十五選舉志。

(86) 十七史商榷八十九。

(87) 耶宜石柱題名考十二。

(88) 五百集注十八。

申胡子筓築歌序云，

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，得祀江夏王廟。當年踐履失序，遂奉官北郡。自稱學長調短調，久未知名。今年四月，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。遂將衣置酒，命予合飲。氣熱，杯闕，因謂吾曰：李長吉，爾徒能長調，不能作五字歌詩，直強迴筆端，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！吾對後請撰申胡子筓築歌以五字斷句。

賀初得官，宜有定居，詩當作於是年。此序並可見賀之詩功及五言之衰。

幽閑鼓吹云：

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，爲之集序未成。知賀有表兄與賀爲筆硯之舊。召之見，託以搜訪所遺。其人敬謝。且請曰：某盡得其所爲，亦見其多點竄者，請得所葺者視之，當爲改正。李公喜，並付之。彌年絕跡。李公怒，復召詰之。其人曰：‘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。恨其傲忽，嘗思報之。所得兼舊有者，一時投於溷中矣’。李公大怒，叱出之，嗟恨良久。故賀篇什流傳者少。

審此文當是賀死後事。然舊唐書一四八藩傳，謂其死於本年，年五十八；則張固所叙亦妄言之耳。

元和七年壬辰（八一二）二十三歲。

是年沈亞之下第，歸吳江，賀作詩送之。（送沈亞之之歌）

詩序云：

文人沈亞之，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，返歸於吳江。吾悲其行，無錢酒以勞，又感沈之勤請，乃歌一解以送之。

可見賀之貧也。是年冬，亞之有與京兆試官書見集。亞之字下賢，吳興人。元和十年(八一五)登進士第。歷辟藩府。嘗游韓愈門。賀許其工爲情語，有窈窕之思。(89)終鄂州掾，(90)有集。

是年李漢登進士第。(91)

舊書一七一，漢字南紀，亦唐宗室。韓愈門下士，又其子婿。擢第後累辟使府。官終汾州司馬，武宗會昌中淪黜而卒。賀後有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。

是年李商隱生，(92)後爲賀作小傳。

元和八年癸巳(八一三)二十四歲。

是年春，以病辭官，歸昌谷。

示弟詩云，‘別弟三年後’，勉愛行送小季之廬山之二云，‘維爾之昆二十餘，年來持鏡頗有鬚。去家三載今如此，索米王門一事無’。玩‘索米王門’句，知所指爲居京三年事。又勉愛行之一云，‘洛郊無俎豆，弊廐殘老馬’，正自嘲失奉禮郎。賀五年冬入京，至此適三年也。

春歸昌谷詩云：

逸目駢甘華，羈心如茶蓼。早雲二三月，岑岫相顛倒。誰揭顏玉盤，東方發紅照。春熱張鶴蓋，兔目官槐小。思焦面如病，背胆腸似絞。京國心爛漫，夜夢歸家少。發軔東門外，天地皆浩浩。

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云：

李子別上國，南山豈調春。不聞今夕鼓，差慰煎情人。

(89) 宋人沈下賢集序，四部叢刊本。

(90) 宋孫公武鄭廣讓詩志十八。

(91) 據登科顯考十八。

(92) 用張爾田玉齋先生集集說。

趙壹賦命薄，馬卿家業貧。鄉書無所報，紫蕨生石雲。
京師臨發情景如此。賀詩常言‘官槐’，或曰‘行槐’，勉愛行之二云，官槐如兔目，送韋仁實兄弟入關詩云，‘行槐引西道’，知唐時官道多植槐也。

出城寄權瓌楊敬之詩云，‘自言漢劍當飛去，何事還車載病身’，示弟詩又云，‘病骨獨能在，人間底事無’，仁和里雜叙皇甫湜詩云，‘歸來骨薄面無膏，疲氣衝頭發莖少’，皆言病。知其非假歸者，是年秋自昌谷到洛後門詩云，‘始欲南去楚，又將西適秦’，（詳後）餽口之方未定，其無官甚明也。然病實託辭，仁和里雜叙詩云，‘宗孫不調爲誰憐’，出城別張嗣李詩云，

長安玉桂園，戟帶披侯門。慘陰地自光，寶馬踏晚昏。
臘春戲草苑，玉輓鳴轆轤。綠網縫金鈴，霞卷清池游。
開關瀉扶母，買水防夏蠅。時宜裂大袂，劍客車盤齒。
小人如死灰，心切生秋榛。

所謂長安居，大不易，區區奉禮郎，真‘臣朔飢欲死’矣。其前數語以趙壹馬卿自况，實由衷之言，不同戲論。

歸途所歷，皆著爲詩。

有經沙苑過華清宮新夏歌，銅駝悲三月過行宮，蘭香神女廟，諸篇皆紀春景，或明言三月，知作於此時也。金銅仙人辭漢歌疑亦此時作，蓋辭京赴洛，百感交并，故作非非，想寄其悲於金銅仙人耳。

家居撰著讀誦，有燕婉之樂；送弟之廬山謀食。

勉愛行情辭悽切，有云，‘欲將千里別，持我易斗粟’，所謂‘馬卿家業貧’，不得不爾。味‘官槐如兔目’句，賀時甫歸來耳。詠懷亦復以馬卿自許，曰‘彈琴看文君，春風吹發影’，此琴瑟之好也。

曰‘惟留一卷書，金泥泰山頂’，曰‘日夕著書罷，此傳後之志也’。昌谷詩（題下云‘五月二十七日作’，當係自注南園昌谷北園新筓，皆此時作。

秋有昌谷讀書示巴童詩、巴童答詩。其示巴童云：‘蟲響燈光薄，宵寒藥氣濃。君憐垂翅客，辛苦尙相從，怨抑深矣。送韋仁實兄弟入關，當在此時。詩云：‘君子送秦水，小人巢洛烟。……我在山上舍，一畝蒿磯田。夜雨叫租吏，春聲暗交關。誰解念勞勞，蒼突唯南山’。略可知其所以自處‘一畝蒿磯田’耳，猶不能脫催租吏手，苦已。秋來詩之悽楚，宜作於此時。又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云：

閉門感秋風，幽姿任契闊。大野生素空，天地曠肅殺。

光露泣殘蕙，蟲響連夜發。房寒寸輝薄，迎風絳紗折。

題書古芸叢，恨唱華容歇。

與前首俱詠秋夜讀書事。還自會稽歌疑此時作：‘濕螢’‘秋衾’‘霜’‘塘蒲’固是即景語，‘夢銅壺’‘點歸鬢’‘辭金魚’亦以抒其僻官歸里不忘京華之情焉。杜牧論銅仙歌與此詩‘求取情狀，離絕遠去，筆墨畦間，亦殊不能知之’。實則固非全無畦迕可尋耳。南山田中行當亦是時作。‘南山’即前所云‘蒼突唯南山’者，詩中有‘九月’句，乃作詩實候。末云‘鬼燈如漆點松花’，足見其荒寂也。

韋仁實見唐書王播傳，謂其官補陽管與獨孤朗等奏播之姦邪云。

冬十月，復入京，與皇甫湜別。

湜時爲監察御史如故。賀時與往還，官不來，題皇甫湜先輩廳詩云：

官不來，官庭秋老桐，錯幹青龍愁。昔司曹佐走如牛，蠶

聲問佐‘官來否’官不來，門幽幽。

詩作於秋日，先輩乃推敬進士已第者之稱。此爲談諧之作，集中僅此與唐兒歌嘲謝秀才等五首耳。(93) 蓋以嘲濕之處閒曹也。仁和里雜叙詩云：

大人乞馬糞乃寒，宗人貸宅荒厥垣。橫庭鼠逕空土澀，出籬大棗垂珠殘。安定美人截黃綬，脫落纓裾暝朝酒。還家白筆未上頭，使我清聲落人後。枉辱稱知犯君眼，排引纔墜強繩斷。洛風送馬入長關，閤扇未開逢瘦犬。欲離小說千天官，宗孫不調爲誰憐。明朝下元復西道，離榻叙別長如天。

仁和里在東都城南(94)河南志引韋述兩京記云，‘此坊北側數坊，去朝市遠，居止稀少，惟園林滋茂耳’。(95) 蓋儲居於是，詩中所云‘宗人貸宅荒厥垣’，與韋記正合也。詩首四語詠二人寒酸情景，同病相憐。次四語謂濕官卑不調，逃於麴蘖之中。(96) 次四語述韓愈與濕相援引，令其舉進士，而卒爲人所毀。次二語謂欲上書吏部乞其見憐。末二語則謂將復西行入京。唐人謂十月望日爲‘下元’；‘陸’即出城別張嗣李詩‘南山陸’之‘陸’指京師，詩中用語，不必泥也。(97) 詩題下舊有旁注云‘濕新尉陸渾’，當是後人所加；玩詩中所紀，即知其誤。

(93) 摭真。

(94) 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五。

(95) 全上引。

(96) 新唐書二十四志，六品以下去劍，佩綬。七品以上，以白筆代劍；八品九品去白筆。監察御史正八品下，故蘇轍‘俄黃綬’而‘白筆未上頭’也；二語皆謂濕。

(97) 王琦註，太平寰宇記，西陸之內，山名‘陸’者有三：一在臨，一在安定，一在汝州。

賀之行當在十月望後，復有洛陽城外別皇甫湜詩云：

洛陽吹別風，龍門起斷煙。冬樹東生澀，晚紫凝華天。

單身野霜上，疲馬飛蓬間。凭軒一雙淚，奉墜綠衣前。

唐人送別，皆在向晚，明發行人乃首途；(98)故有‘晚紫生華天’之句。唯詩言‘綠衣’，似與唐制迕。盧宗上元元年(七六〇)制，六品服深綠，七品服淺綠，八品服深青，九品服淺青。(99)監察御史正八品下，不應綠衣。意者亦如侍御之稱，不妨假借；抑詩中用語固不必拘定制歟。

賀蓋先歸昌谷省親，十月末始由昌谷到洛後門，然後西去，自昌谷到洛後門詩云：‘寒涼十月末，雪霰灑曉昏’是也。賀蓋嘗居洛後門，故有‘強行到東舍，解馬投舊鄉’之語。時賀‘始欲南去楚’，又將西適秦，徬徨未即定，乃欲以杖頭錢就卜者占之。(100)賀有十四兄在楚，思往依之，求其援引；然又恐楚地局於方隅，未必能以文顯，故卒西行也。惟此行竟無所成就，亦似無詩。

尋賀在京師三年，韓愈亦在京師。故所與游多愈門下。

賀交游有姓名可考者十四人；愈以外，若皇甫湜沈亞之李邁陳商張徹皆其門下士，若後輩，其所以推引賀者至矣。後賀依張徹於潯州者復三年，(詳後)向使不識愈，焉能若是？則謂其平生出處繫於愈一人可也。

賀交游之事跡可考者尚有張又新崔植。新書一五七，又

(98) 四一多先生說。

(99) 舊唐書四十五與服志。

(100) 詩中語及此事。

新字孔昭，元和九年（八一四）及進士第。歷左右補闕。終左司郎中。善文辭，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。又一四二，崔植字公修，元和中爲給事中。終華州刺史，贈尚書左僕射。

李傳謂賀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。每旦日出與諸公游云云，及暮歸，太夫人使婢受藥云云。似賀在京時與太夫人偕者。然賀既無產業，奉禮微祿，固不足迎養，抑其弟與其婦同居昌谷，亦無任太夫人獨出之理。疑傳語不盡實也。

集中諸詩，不能定其爲何年，然可知爲在京師三年間作者。有李憑箏篋引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春坊正字劍子歌，老夫採玉歌，傷心行，宮娃歌，送秦光祿北征，酬答嘲謝秀才難忘曲，夜飲朝眠曲，崇龕里滯雨，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，答贈花遊曲，牡丹種曲，秦宮詩，楊生青花紫石硯歌，章和二年中五粒小松歌，呂將軍歌，京城官街鼓，許公子鄭姬歌，沙路曲，歸夢崑崙使者聽穎師彈琴歌等，皆詠京朝人，京朝事，或京朝風物者。

元和九年甲午（八一四）二十五歲。

是年自京師歸，秋至潞州，依張徹，時徹初効潞幕。客游詩云：

悲滿千里心，日暖南山石。不謁承明虛，老作平厓客。

四時別家廟，三年去鄉國。旅歌屢彈欵，歸問時裂帛。

詩云‘老作平厓客’，用趙國故事，而酒罷張大徹索贈詩，時張初効潞幕詩云，‘葛衣斷碎趙城秋’，又潞州張大宅病酒詩云，‘當知趙國寒’，知‘客遊’指潞州。詩又云，‘三年去鄉國’，則游潞之時甚久，計其始去之期不能晚於本年，而詩則當作於元和十一年（八一六），即賀卒年也。

潞州今山西長治縣。按新書六十六方鎮表，德宗建中元年(七八〇)昭義軍節度使兼領澤潞二州，徙治潞州。澤州今山西晉城縣。是年至十一年鄒士美爲節度使。(101)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，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。(102) 徹登科在元和四年(八〇九)，當未仕，故是年應潞將辟。知在是年者，賀酒罷張大徹案贈詩之作，題有‘初效潞幕’之文也。詩有‘公主遣乘魚鬣笏’一語，不知公主何指，徹或其所介歟，徹所司爲章奏，其職蓋甚勞苦，(103)詩云‘匣中章奏蜜如蠶’者是也。賀之來則又依徹以見於潞者。

賀有七月一日入太行山詩，當作於是年，以自洛詣潞，必經太行也；又以此知其必先自京歸。——李傳云，‘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，洛事或有然——閱潞賀潞州之行，先抵河陽（今孟縣），作河陽歌；次入太行，作詩；次至長平（今晉城），作長平箭頭歌；次經高平，作高平縣東私路詩；遂達於潞。此說驗之地理而合，又諸詩皆明言‘秋’或叙秋日景色，信是一時之作。惟尚有貴主征行樂一詩，有‘中軍留醉河陽城’語，王琦疑‘當時有公主出行，宴飲於河陽城中，長吉見之而作是詩’，說可信；意者其即‘遣乘魚鬣笏’之公主歟？又將發詩疑當是發東都時作。詩云，‘東牀卷席罷，誰送將行去。秋白遙遙空，日滿門前路’，亦失志無聊之情也。

酒罷張大徹案贈詩時，張初效潞幕詩，當作於初至潞時。詩云，‘長鬢張郎三十一，天遣裁詩花作骨’，張蓋甚有佳趣人。潞州張大宅病酒逢江使寄上十四兄詩云，‘秋至昭關後，當知趙國

(101) 昭義十四黨宗祀，元和六年(八一—)三月，以河南尹鄒士美兼潞府長史，昭義軍節度使。十二年八月以河南尹尹辛代鄒士美，以士美爲工部尚書。

(102) 崔洪邁登寶履一。

(103) 全上。謂幕職甚分苦。

寒'亦在秋日,惟不能定爲何年。曰'趙國'者,王琦云:

潞州,春秋時潞子國。'戰國'時爲上黨地,初屬韓;其後馮亭以上黨降趙,又爲趙地。

昭關在今安徽和縣,古屬楚,蓋十四兄所在。詩云,'覺騎燕地馬,夢載楚溪船',猶是昔年欲'南適楚'之旨。

尋賀之不能忘楚,或爲湖口之方,或爲兄弟之好,然似尙有不止於此者。詩末云,'椒桂傾長席,鱸魴斫玳筵';豈能忘舊路,江島滯佳年,'蓀解殊不了了';椒桂鱸魴明非潞產,句當屬下讀,謂少時嘗滯留江島,至今難忘舊路耳。集中詠南中風土者頗多,其中固有用樂府舊題者,然讀其詩,若非曾經身歷,當不能如彼之親切眷念。如追和柳惲大堤曲,蜀國絃,蘇小小墓,湘妃,黃頭郎,湖中曲,羅浮山父,與葛篇,畫雨東城(104),釣魚詩,安樂宮,石城曉,巫山高,江南弄,貝宮夫人,江樓曲,莫愁曲等,踪跡皆在吳楚之間。意賀入京之先,嘗往依其十四兄,故得飽領江南風色也。其七夕詩末云,'錢塘蘇小小,更值一年秋',注家多不明其何以忽及蘇小小,頗疑其不倫,明此當可釋然。

元和十年乙未(八一五)二十六歲。

在潞州。

元和十一年丙申(八一六)二十七歲。

是年自潞州歸,卒。

客游詩已見,當作於是年。

李傳云:

長吉將死時,忽見一緋衣人,駕赤虬,持一版書若太古篆籀,籀石文者,云當召長吉。長吉了不能識,歛下榻叩頭,言

(104) 原作'畫角東城',依曾益改。

阿嬰老且病，賀不願去。緋衣人笑曰：‘帝成白玉襪，立召君爲記。天上差樂不苦也’。長吉獨泣，遊人盡見之。少之，長吉氣絕，常所居窗中，勃勃有煙氣。聞行車嚙管之聲。太夫人急止人哭，待之。如炊五斗黍許時，長吉竟死。王氏姊非能造作，謂長吉者，實所見如此。

太平廣記四十九引宣室志亦云：

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。及賀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夢賀，如平生時。白夫人曰：‘某幸得爲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從小奉親命，能詩書，爲文章。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，且欲大門族，上報夫人恩。豈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養，得非天哉！然某雖死，非死也，乃上帝命’。

夫人訊其事，賀曰：‘上帝神仙之居也，近者遷都於月圃，構新宮，命曰白瑤。以某榮於辭，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。帝又作凝虛殿，使某輩纂樂章。今爲神仙中人，甚樂，願夫人無以爲念’。既而告去。夫人寤，甚異其夢。自是哀稍解。

李傳力求人信，宣室志託之夢寐，增其枝葉，務在炫耀而已。然文俱甚美。張氏固以爲夢寐無憑，茲故無庸深究；但論李傳。新書本傳多採李氏，然悉刪此節，雖以求簡，亦爲‘其言頗涉於怪’⁽¹⁰⁵⁾耳。願事亦未必全出於造作。大抵賀賦性怪僻，而多奇情異采，既遭謗毀，幽憂彌甚，遂出其全力爲詩。然與郊島輩之苦吟亦異，要以求新意爲急，杜牧所論‘荒國彫殿，梗莽邱壠，不足爲其怨恨悲愁，鯨喙鰲擲，牛鬼蛇神，不足爲其虛荒誕幻’，最爲得之。

(105) 宋胡仔著讀史紀事後集十二。

王禮錫先生謂其好用‘死’字，‘哭’‘泣’‘淚’等字。(106) 故其詩悽然有鬼氣。洪爲法先生謂賀惟畏死，不同於衆，時復道及死，不能去悽然又厭苦人世，故復常作天上想。李傳所記，曰白玉樓，應是賀意中樂土，曰召之作記，則賀向之全力以赴之者，乃有自見之道。瀕死神志既虧，種種想遂幻作種種行，要以洩其隱情，償其潛願耳。其說是也。(107)

兩唐書均言賀爲協律郎而不及奉禮郎。新書百官志，協律郎亦屬太常寺，正八品上，掌和律呂。學須專門，故高於奉禮者二級。德宗時嘗有試太常寺協律郎之舉，著於新書四十五選舉志，足徵人選之重。賀雖以樂府知名，然於音律一道，不聞有所獻替。又以進士不第之人，驟膺正八品上之職，唐制似亦所不許。(108) 且賀爲奉禮，自言之，沈亞之言之，其王氏姊亦言之。兩唐書之誤無疑，蓋以雲韶樂工，取其樂府合於絃管，遂牽連而及，意其能協律耳。田北湖氏作調和之論，謂兼攝協律，事或有之，惟未嘗久於其位，引別張又新贈李漢詩‘吾將謀設樂，聲調靡清新。欲使十千載，帝道如飛神’爲證。然王琦注前二語云，‘謂作爲雅頌，以歌詠休明之德，譯者，不憚多言之意’，與協律無涉也。

王溶墓下作詩，當作於在潯州時。潯墓在贛州恆農縣（今河南靈寶縣南），賀殆于役其地而有是作，詩云‘秋藜’菊花，蓋在晚秋也。

洪適容齋三筆七云：

唐昭宗光化三年（九〇〇）十二月，左補闕韋莊奏，詞人才子，

(106) 詩傳第五節。

(107) 北新書卷二。

(108) 進士甲第，僅得從九品上；乙第從九品下，見新書四十五選舉志。

時有遺賢，不霑一命於聖明，沒作千年之恨骨。據臣所知，則有李賀、皇甫松、李羣玉、陸龜蒙、趙光遠、溫庭筠、劉德仁、陸遠、傅錫平、曾賈島、劉稚圭、羅鄴、方干，俱無顯過，皆有奇才。

麗句清詞，徧在詞人之口，銜冤抱恨，竟爲冥路之塵。伏望追賜及第，各階補闕拾遺。現存唯羅隱一人，亦乞特賜科名，錄升三署。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。

此事正史失載。按其時適有內難，雖旋歸平定，⁽¹⁰⁹⁾莊所陳或因之被翹置也。

賀詩今存二百四十一首⁽¹¹⁰⁾



(109) 舊唐二十上昭宗紀。

(110) 依王彥霖解本注有作二百四十二首者，蓋並其重出之一首計之。

